

列宁研究

第 2 辑

1993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列宁研究

第三卷

1993

编辑委员会
列宁著作出版委员会

列宁研究

第 3 辑

1993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责任编辑：翟民刚
王丽华
高晓惠

内部发行
准印证号 Z2466—931983

工本费 5.00 元

编者的话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同志们在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有关列宁的文献资料。除陆续发现的列宁新文献外，还有大量的背景材料，如列宁引用和评述过的文献，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及有关著作和信函，苏联共产党的文件及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法令，当代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列宁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的评论。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列宁、研究他的科学理论体系和革命实践，是大有用处、必不可少的。为了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料，使之不致散失，我们在中央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出版《列宁研究》这一内部刊物。我们将尽力发掘和搜集对研究列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编译成册，不定期出版，供广大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者使用。

初办刊物，经验不足，希望关心本刊的读者对材料取舍、栏目设置、编译工作等提出建议和批评，本刊将尽可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竭诚希望对列宁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共同办好这个刊物，为振兴和繁荣马列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多作贡献。

各报刊和出版物如准备公开转载或引用本刊刊登的材料，请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同意。

列 宁 研 究

目 录

新文献

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的来往书信·····	(1)
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7)
俄共(布)中央秘密信件的草稿·····	(16)
同格·瓦·契切林的来往书信·····	(20)
致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各委员·····	(28)

理论研究

列宁的党内民主观····· E. 维滕贝格	(40)
透过利益的棱镜····· A. 兹德拉沃梅斯洛夫	(56)
政治制度与新经济政策：不相适应的 改革····· 叶·吉·吉姆佩尔松	(71)
围绕列宁《帝国主义论》展开的一场 争论·····	(87)
在“战时共产主义”的背后：政权 与市场经济····· 柳·尼·苏沃洛娃	(99)
列宁对待政治错误的态度····· И. 佐林	(115)
列宁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领取	

“工人工资”原则的看法	刘彦章 (128)
列宁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的变化 和发展	A. E. 克鲁赫马列夫 (132)

同时代人忆列宁

列宁在 1917—1922 年	尼·亚·乌格拉诺夫 (143)
-----------------------	-----------------

史料选编

未曾发表过的伊涅萨·阿尔曼德给列宁的 信和阿尔曼德日记摘抄	(158)
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 发表经过	(177)

列宁著作背景材料

论工会在生产中的作用	(198)
围绕“出版自由”问题的一场论战	(238)

人物与事件

乌格拉诺夫其人	(258)
季诺维也夫自传	(272)
立此存照	(281)

同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的来往书信

(1920年7月10—11日)

列宁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920年7月10日)

7月10日

克列斯廷斯基¹同志：

鉴于斯大林执意要带索柯里尼柯夫²去克里木方面军（目前非常危急），我同意，但必须找一位政治工作人员去土耳其斯坦接替，而不要找肃反工作人员。也不要找莫洛托夫³。

列 宁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
目录，第27060卷宗，手稿

尼·尼·克列斯廷斯基致列宁

(1920年7月11日)

致列宁同志，抄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米涅夫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昨天我收到了您通过斯大林转来的如下一张便条：

“鉴于斯大林执意要带索柯里尼柯夫去克里木方面军（目前非常危急），我同意，但必须找一位政治工作人员去土耳其斯坦接替，而不要找肃反工作人员，也不要找莫洛托夫。

列 宁”

由于收到这张便条，政治局两次作过决定的关于土耳其斯坦委员会的组成问题²又成为悬而未决的了。

确实，斯大林就此补充说过，只要这些候选人符合您在便条中提出的那些肯定的和否定的条件，那么您就同意他和我一致看中的那个候选人。

我们原已商妥派埃利亚瓦³代替索柯里尼柯夫去土耳其斯坦，派列格兰⁴代替埃利亚瓦去土耳其，而且我还保留了争取让索柯里尼柯夫留在莫斯科，不派他去克里木方面军的权利。

当我用电话向您通报我们的一致意见时，您对此不同意并提出了另一种配置方案：埃利亚瓦去土耳其，索柯里尼柯夫去方面军，列格兰去土耳其斯坦。

尽管我深信（此点我已在电话中向您说过）列格兰不适合担当像管理土耳其斯坦这样重大的任务，因为他不具备从事一般苏维埃工作和经济工作的资历，而且缺乏首创精神；然而我还是立即征求了契切林⁵

的意见，能否不派列格兰同志去亚美尼亚。契切林告诉我说，列格兰已在几天前出发去埃里温；并说已通知亚美尼亚政府，责成列格兰继续进行在莫斯科尚未完成的和平谈判；还说不管怎样他反对由一位地位较低的人物来接替正在亚美尼亚的列格兰，因为他认为我国同白色亚美尼亚保持良好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是通往土耳其各种军用和民用运输的唯一通道（赞格祖尔和卡拉巴赫的道路完全不通）。

因此，由于客观原因，不论是您派列格兰去土耳其斯坦的计划，还是我打算由他取代埃利亚瓦去土耳其的计划，都不得不放弃。或者只好仍然决定派索柯里尼柯夫去土耳其斯坦；或者把他同埃利亚瓦调换一下，派他去土耳其；或者让埃利亚瓦留在土耳其，派莫洛托夫去土耳其斯坦。

莫洛托夫同索柯里尼柯夫一样，并不愿意去土耳其斯坦，但他也同索柯里尼柯夫一样，会服从中央的决定的。您曾同意（我对此是反对的）派莫洛托夫去毫无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的巴什基尔。为了土耳其斯坦暂时牺牲他要合理得多。

最后再谈一下是否应当派索柯里尼柯夫去克里木方面军第13集团军革命委员会一事。索柯里尼柯夫从高加索回来时曾说过，他完全不适合担任政治委员的工作，他在方面军中只能当作集团军司令或方面军司令来使用。当时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同意这个意见，因此在取消对他担任西南方面军司令的任命后，就把他从军事工作岗位上调开并将其留在莫斯科。在克里木战线索柯里尼柯夫能够担任的或者是第13集团军司令，或者是克里木方面军司令（如果这个方面军组成的话）。乌博列维奇¹⁰刚刚被任命为第13集团军司令，斯大林对他十分信任，并且也没有打算撤换他。一旦这个方面军组成，我们有从土耳其斯坦召回的出色人选——伏龙芝¹⁰来指挥方面军，而且伏龙芝更为合适，因为新组建的这个方面军的集团军和集团军司令阿夫克森齐耶夫斯基¹¹均来自原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相当喜欢发号施令的索柯里尼柯夫，有了乌博列维奇这个共产党员集团军司令，其处境是很困难的，而

且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说索柯里尼柯夫同意这么办，那也只是因为他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能摆脱土耳其斯坦。

您是否收回自己关于重新考虑土耳其斯坦决定的提议，我将等待您的答复。如果收回，则原来的决定仍然有效。如果不收回，我们将把问题提交日内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如果星期五以前不召开政治局会议，那么就在全体会议上提出。

尼·克列斯廷斯基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920年7月11日

列宁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

(1920年7月11日)

致克列斯廷斯基同志

(1) 既然没有别的出路，同意派莫洛托夫去土耳其斯坦。

(2) 把索柯里尼柯夫给斯大林，因为他再三请求，而且那里情况也不妙¹²。

列 宁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中央党务档案馆，第2全宗，第1
目录，第27061卷宗；列宁的便条
是手稿；信是原件。

注 释

- 1 克列斯廷斯基，尼·尼·（1883—1938）——1903年入党。1918年起任财政人民委员。在党的第六次至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俄共（布）中央书记。
- 2 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格·雅·（1888—1939）——1905年入党。从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及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1921年11月起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
- 3 莫洛托夫（斯克里亚宾），维·米·（1890—1986）——1906年入党。1918—1920年任下诺夫哥罗德省执行委员会主席、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书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4 加米涅夫（罗森费尔德），列·波·（1883—1936）——1901年入党。1920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 5 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指的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0年6月29日作出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决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任命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主席，苏里茨同志和博基同志为委员”，以及1920年7月7日的政治局决定，这次会上讨论了克列斯廷斯基提出的不任命索柯里尼柯夫为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而让沙·祖·埃利亚瓦留任主席的建议，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 6 埃利亚瓦，沙·祖·（1883—1937）——1904年入党。1919—

1920年任东方面军和土耳其斯坦方面军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 7 列格兰，波·瓦·（1884—1936）——1901年入党。1920年任俄罗斯联邦驻亚美尼亚全权代表。1920年7月28日列宁给列格兰签署了同亚美尼亚共和国政府进行谈判以签订停战协定和和约的全权证书。后任俄罗斯联邦驻外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全权代表。
- 8 契切林，格·瓦·（1872—193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主义工党，1918年起为俄共（布）党员。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
- 9 乌博列维奇，耶·彼·（1896—1937）——1917年入党。国内战争时期任第14、第9和第13集团军司令，战后任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助理。
- 10 伏龙芝，米·瓦·（1885—1925）——1904年入党。1920年12月起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驻乌克兰的全权代表，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司令。
- 11 阿夫克森齐耶夫斯基，康·阿·（1890—1941）——1917年入党。1920年任南方面军第6集团军司令，代理南方面军司令助理职务。1921年起任乌克兰和克里木武装力量副司令。
- 12 1920年7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关于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的组成问题汇报并作出决定：“任命索柯里尼柯夫同志为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萨法罗夫同志为委员，其他人员则委托组织局予以任命。”

原载《苏共中央通报》杂志1990年第4期

（王问梅译 何宏江校）

在俄共（布）第十次 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¹

（1921年5月27日）

同志们，莫洛托夫同志讲话的开头部分我不清楚，因此我不可能紧扣他讲的内容来对他的报告作补充。我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作补充，也就是把我本人看到的讲给大家听。在党团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我讲了话²。在我看来，一些接近我们的工会运动领导人的人中间气氛不正常；不满和阴谋错综复杂。有的人是这些阴谋活动的牺牲品，有的人是这些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和组织者。我们中央对这一情况一清二楚。

中央委员会下达的指示绝对必须执行。否则就无法工作。尤其是中央委员差不多都病倒了，在这种情况下工作起来就更困难。托洛茨基同志到外地休假两个月，季诺维也夫同志两次心脏病发作，加米涅夫也有心脏病，斯大林耽误了治病，以致不得不至少休假6星期，布哈林刚刚休完假回来。这样一来，整个中央委员会已不能工作了。

因此下达的每一个命令都绝对必须执行。以前我们也曾发生过激烈的意见分歧，但对中央下达的指示就是不执行的情况还从未发生过。这样工作是不行的，也不光是中央不答应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尽管争议很多，但是某一决议一旦被通过，只要代表大会没有撤销，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这一回的问题是托姆斯基同志非常明确地反对这一指示。季诺维也夫同志生了病，他在病榻上递交了他亲手起草的指示稿。曾分别当着季诺维也夫的面和斯大林的面问托姆斯基，他是否有反对意见，中央也问他，你得到指示后为什么不转交给党团委员会，他说：我拿到的是一张纸，而不是指示。

这种情况令人很难冷静。对此我回答说：应该将托姆斯基开除出中央，开除出党，根据是大家都知道的条文：我们的情况很困难，党内必须坚决执行纪律，因为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党内出现的动摇很严重，才专门想出了这个特殊的程序。通常中央委员不能开除。为了在每个特殊的情况下能做到这一点，代表大会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可召开一个专门的委员会会议，也就是将全体中央委员、全体监察委员和全体中央候补委员，共 47 人召集起来开会。这 47 个负责人的会议受法定多数的制约；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就开除作出决定。

我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个建议。当时争论得非常热烈。事实本身没有被否定。梁赞诺夫同志提出的、非常关键的决议与我们的背道而驰。我对党团全体与会者强调了这一关键：很多重大的国家措施都是中央委员会撇开一些最著名的党员工会运动工作者或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的。我一再说，这是这里的会场外可以听到的令人气愤的谎言，这一谎言和我们的所作所为出入太大了。凡是涉及工会运动的问题，只要多少有一点儿重要的，都要事先听取最著名的工会活动家的意见后再作出决定。凡是大家感到不安的和有兴趣的问题，粮食税也好、工资等等也好，都事先在委员会里讨论过，都

是在工会运动工作者知道情况和参与下作出决定的。

可见这是谎言，令人十分气愤，要是认真的话，那就应该指出，这样的指责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中央错了，如果中央撇开工会运动工作者，尤其是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提出涉及他们的工作的一些最重要的国家问题，那中央就犯了罪；相反，如明知不对，与事实完全不符而提出这种指责，而且是在有几千名党员出席的党团会议上提出的，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这种行为应该受到惩罚。

我提出了建议，对此我作了说明，这个建议要求很高，最初多数人支持这个建议，但这个多数非常微弱，我记得好像是 19 票中的 9 票还是 10 票，微弱的多数，没有构成全体中央委员中的绝对多数。

那时一位投票赞成我的建议的中央委员，也就是捷尔任斯基同志说：我支持这个建议，同时坚持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指责中央，这样无法工作。当我看到不是压倒多数时，我便决定，既然我们实际上对这一绝对不能容忍的行为的看法一致，那就不必对处罚措施进行争论。所有的人都对这一点都表示同意。大家都说这方面出了一连串的阴谋诡计和不满等等。要想搞清楚谁是真正的阴谋家，谁是牺牲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决定必须立即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根据的是所谓的开除中央委员的有关决议，被选进这个委员会的有斯大林、捷尔任斯基、伏龙芝和基谢廖夫³。在这个由 4 个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没有一个观点拥有多数票。委员会的任务是询问所有的人，传唤和收集文件；只要这个委员会后来作出一致的决定，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央的意见。确

实，由这样一个委员会作出的一致决议无疑会反映出所有 19 位中央委员的意见。

委员会开了几个小时的会，最后作出决定——一致拒绝把开除作为处罚措施。我们同意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的。

按照党章，监察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权参加中央的会议，他们参加会议的人很多。监察委员会已意识到，有人在极力夸大这个问题，因此独立地进行了研究，并作出决定，肯定了已经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根据党章，党团有权对这一决定提出异议，要求中央作进一步的审议。按照党章，中央有责任再次进行审议。但是中央的最终决定在下次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每个党团都必须执行。你们可以提前召开党代表大会，但是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我认为中央只能这么办。

代表大会期间，莫斯科的气氛应该要求清理。决定是作了，但出于疑虑和听信传闻谁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因此弄得连中央都不相信它能够（通过专门委员会）贯彻自己的决定。

中央不能这样工作，这样领导党是不行的。

在我们执政的这三年中，中央出现的意见分歧有时更深，但中央还没有提出过它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这次是第一次，我想，这也将是最后一次。至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丘巴尔和哥尔茨曼之间的分歧，我在我的讲话中已经多少谈到了一点⁴。分歧并不特别大⁵。主要是我们用政治局的决定取代了拉林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法令⁶。另一个尝试就是通过人民委员会实施法令。丘巴尔提纲第 3 条的附注和哥尔茨曼提纲第 6 条完全贯彻了政治局的这一方针。但是在其他的部分这